

(二)

## 父亲的事业

波涛起伏，不屈不饶，越战越勇  
言而有信，锲而不舍，终有所成

祖父陈两班在厦门乡下的岭兜务农，家境清贫。父亲年轻失学，只上过几个月的学校，常以此为苦。深深认为要有文化，才有上进和出人头的机会。十七岁时（30年代后期），一个人空手由厦门坐船到槟城投靠堂伯父陈汉玉。初始在杂货店当小工。后来，堂伯要他去小园坵学做管工。父亲去了几个月，认为在园坵工作，薪水虽高，却没有机会学习文字，就果断辞工，回到槟岛杂货店作微薄薪水的小工，基本上是为了和会计老先生学写字和算术。

二次大战前，他转而随四堂叔陈文炳经商。三年八个月的且治时期他在亚依淡协助堂叔开杂货店。光复后还是和堂叔回到城里从事出入口贸易。

1946年，父亲接受已故李聪慧先生等之邀请加入即将成立的四福有限公司成为股东经理，从事出入口和转口贸

易。先是和缅甸仰光经营米粮，后来采购印度尼西亚的椰干加工出口；继之父亲又成立庆立从事购买印尼卖到马来亚的树胶，加工出口。

1959年父亲成立了一家新旧股东联营的南达树胶厂，拿督斯里黄新绿和已故王文庆先生都在此时加入，并成为父亲终身伙伴。南达树胶就在威省高渊买下了橡胶加工厂和熏房。这一来，他由纯粹进出口转口贸易进一步和马来半岛的经济体系挂钩。

到了1962年，父亲经过多年奋斗，几乎垄断了印度尼西亚运来檳城的橡胶和椰干贸易。却也影响到当时拥有数家椰干榨油厂和橡胶加工厂的已故庄荣海老先生，发生有厂而无货源的情况，但是父亲反而因此得到老人家的赞赏。庄老先生爱才之余，将三家厂以分期付款方式“硬硬”卖了给父亲。那时父亲才刚借钱买了洋楼，哪有余力？首期是将房子再抵押给已故拿督庄汉良并邀请他担当股东才成交的。

1962年可以说是我父亲前半生事业的一个顶点，意气风发。

不足一年，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了。对父亲和我们，马来西亚的成立，不是“更上一层楼”，而是一场大灾难！它引爆马印对抗，断绝了双边贸易。他业务生财的主要途径，本来是入口椰干和橡胶，加工后出口。货源一断，就意味着财源中断了。我父亲在一夜间，由有货源变

成无货源，除了大量负债，还要负担数以百计员工生计的苦老板！1964年可说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候，我常常跟他看厂。可以了解一些他的困境，如何用尽方法，如何设法改行，甚至于成了拖网捕鱼船的东主，可是都不成功！

风暴之后，父亲收集了仅余的一些资金，成立了福庆，买了两条拖网渔船，让一部分员工可以有工作。一开始鱼获量还算可以。不幸的是，不久之后，爆发了浅海渔民不满拖网渔船拖得太近海，影响他们生计，进行攻击和火烧拖网渔船事件。为了不要让员工冒险，父亲放弃了拖网，改买小江鱼网扑小江鱼。但是天不饶人，大太阳时抓不到鱼。阴天唱丰收却又无从把小鱼晒干，致使鱼儿都烂了。结果，父亲将庆立在青草巷的橡胶厂给拆了，从设计多层遇雨可急收的晒鱼架，到屡屡改建自己设计的烤鱼箱。他说：我得向老天挑战要饭吃！可惜左改右改，总是差强人意，不是烤得不够，就是烤得太过。我有几次跟他去看，他总皱着眉头思考，我却帮不上忙。拖了一年多，花了好多钱，也只好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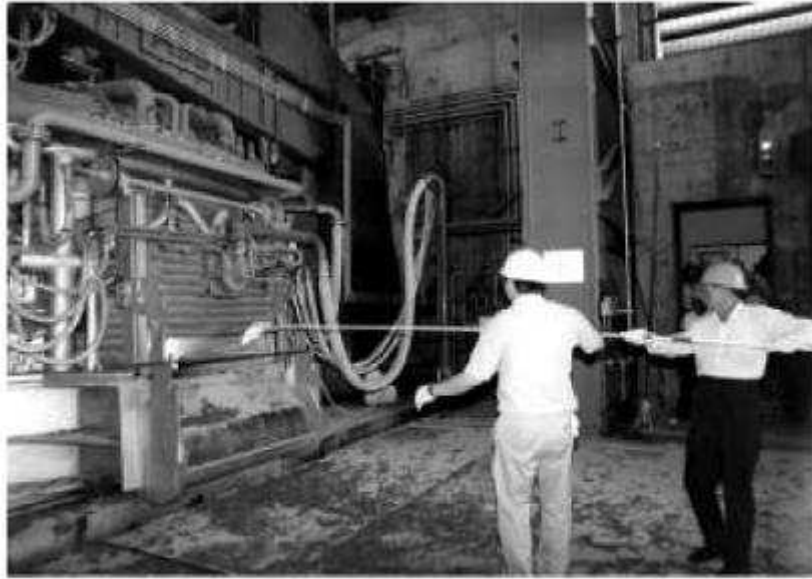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候（1964年12月至1965年4月），南达树胶业务比较进入状况。我们和已故拿督庄汉良（源益茂）和拿督蔡锡洪（圭美）合营的南达钢铁如火如荼的赶工建厂。当时交通不便，由槟岛到高渊要三个小时，父亲一星期去两趟，中午饭后累了，父亲便躺在板凳上睡午觉。

厂建得很快，六个月就投产，又快速增产，远远超出提供技术和原料的日本人预算。最大竞争者联邦铁厂大幅度降价，希冀打击我们。五十万资本，盖厂后经过半年经营，已是亏损干净，还是好友兼大股东已故拿督庄汉良，开汇票买原料支持才过关。父亲却是很笃定，他说有钱人更怕输，一定会先诉求。果然不久，和谈成功，南达钢铁的投资初步成功。由于两人都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联邦的林老板振源和他惺惺相惜，也由竞争大敌变成好友了。

60年代后起，南达集团的业务和财务可以说是渐入佳境。父亲的事业也再步上下一个高峰。

1971年，南达同仁支持陆耀辉，成立了国际鞋业，开始生产和销售帆布胶底运动鞋。1972年，支持拿督斯里黄新绿成立黄氏股票交易公司（也就是今日的黄氏发展投资银行），打入金融市场。

1981年，南达钢铁为了要高速扩大经营以提供日益蓬勃的马来西亚市场，引进了新加坡大众钢铁和马来西亚丰隆集团为股东。并于1993年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1991年黄氏股票交易公司在拿督斯里黄新绿的领导下，引进新加坡发展银行，于1995年在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上市；又于2006年取得投资银行执照，成为黄氏发展投资银行。而国际鞋业凭着Pallas品牌也在國內市場建立自己的聲譽。



1991年, 父亲在南达钢铁炼钢一厂点火开炉